



人生漫遊處
童心

停電記

夜半，有同事在朋友圈高呼「停電萬歲」，配了一張寫字樓黯淡無光的相片。那樓宇是維港岸邊特色鮮明的建築，自建成起，整夜整夜地亮着，乍一暗掉，倒是增了一份幽謐。我忙問停電的原因，同事秒回：「管它什麼原因，至少可以名正言順地不用加班下去！」我調侃道：「可能是咱們上班族實在太卷了，活生生把電都卷斷了。」

第二天一大早，部門發來消息，說是寫字樓頂的水箱爆裂，把電路淹短了。這比我還要年長的樓宇應該是不堪重負地怠工了。部門還說，可以暫時居家辦公。可我想到手頭本來在這個上午必須提交的文件，就立刻焦躁不安。來到公司，發現連辦公室的門都進不去，因為前兩年公司為了防盜，把那捲簾門加了一個功能：自動斷電後，就會從裏面將門鎖死，誰也打不開——看來，科技的進步有時候也會帶來副作用。

看着一眾工人忙得不可開交，一層一層地用發電機維持有限度的電力供應，我也不再催促什麼。便想想這個停電的時間，我還有什麼工作是可以完成的。可悲的是，我竟然想不出！工作，原來和計算機、網絡已然密不可分，沒有了它們，就如同失去了手和腳。就在我有些沮喪時，負責整棟樓清潔的大姐經過我身邊。她斜睨了我一眼，很開心地暗示我，她今天至少可以少打掃一個房間的衛生。我忽然想到，她大概是為數不多的不會因這次停電而無法工作的人。

一整天電力也還是沒有恢復。朋友提醒我這幾天的月亮特別圓、特別亮，我望了望，晴朗的天空只有一個圓環的印記，像極了斷了電的樓宇，在不待人的時光中格外從容。



心常帶開
潘金英

賞詩賞花 秀實談詩

香港詩人《圓桌詩刊》主編秀實，著有詩集《與貓一樣孤寂》及《我捉住了飛翔的尾巴》、《散文詩之蛹與蝶》等，於詩生活網站 (poemlife.com) 開設詩歌專欄「空洞盒子」。他收錄了20篇詩評論，包括海峽兩岸暨香港的詩人作品：有內地的敬丹櫻、甘建華、葉耳、香港的陳昌敏、善思、舒然；台灣詩人楊牧、洪郁芬等；近出版了詩評集《賞花賞詩：止微室談詩》，是他「止微室談詩」詩評系列繼《為詩一辯》、《畫龍逐鹿》、《望穿秋水》後的第4本，主張以純詩抵抗渾濁，讓詩歌回歸語言，而非題材先行或技巧至上。秀實針對詩人的創作動機及語言表達，析讀、欣賞及多義聯想，對海峽兩岸暨香港不同的詩作特質及藝術風格作分析、批評，以期能探尋詩歌的美感特質與生命關懷面向。

喜歡詩人秀實這本詩評論，他眼光獨到，所評析其他詩人作品有個人一套專屬的尺規。談敬丹櫻《在西林河邊喝茶》，感到賞詩如賞花，析談女性本體寫作；他談甘建華的詩，會析述地理詩在風物之外；讀葉耳詩《三十一區的夜晚》，略析他在煙火深處寫詩；他賞析陳昌敏詩歌，讚之引以為傲或自以為是；讀善思的愛情詩，覺得是以文字搭建的童話堡壘；讀舒然詩歌會談居家女人的鏡與閒情；而讀楊牧的

《高雄·一九七七》，認為是詩人與一座城市的「萬化冥合」；他賞析洪郁芬《魚腹裏的詩人》，解構其詩是變光之星。秀實認為當今詩歌存在的價值，即為對真相的尋找與保存；在瀟灑渾濁的人間，要建立一個理想國度。詩人因觸物興情而發為吟詠、作詩；讀者則是從作品的觸動，獲得意志啟發、興發豐富的聯想；批評者則要將個人感悟傳給更多的讀者。詩歌生命，在詩人創作、讀者聯想、評者詮釋間相互傳遞，生生不息地延續，帶給人們真、善、美的生命體驗及心靈向上的精神價值。秀實論詩時唯有對語言作本質的解構，才能看到詩即善即真的藝術美；他省悟並書寫着世俗靈性生命的滅亡，揭示影子的真相；他評賞詩歌主要在語言表現與情意內容間統合平衡之傳達，其詩評能展現詩歌之藝術價值，感動讀者。



◆賞詩賞花。 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
潘國森

二十世紀最偉大

陳世驥教授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和中西文學理論的專家。他在寫了第二封信給金庸的半年之後(1971年中)，年未滿60歲就因心臟病發而英年早逝。於是邀請著名學者品評金庸小說一事受到重大挫折，金庸既無法再請陳氏為《天龍八部》修訂版作序，只好將這兩封重要書信放在書後的附錄。信中「意境有而復能深且高大，則惟須讀者自身才學修養，始能隨而見之。」的結論其實很「傷人」，誰沒能領略金庸小說諸般的「好」，實是「讀者自身才學修養」的不足！

「金學研究」大潮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說》系列，足足推遲了十年。至於金庸小說研究首次成為國際學術會議主題，又要再等十多年後，至此在整個大中華文化圈全盤否定金庸小說文學水平的言論已微弱到無甚影響力。今時若有誰以研究現當代中國文學為業而對「金庸小說研究」交了白卷，就是不務正業得緊了！

潘國森似是最先(或較先)以「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小說家」來形容金庸。在世紀之交，北京大學王一川教授將金庸列為二十

世紀中國文學大師第4位，一度引起中國內地廣泛熱議。不過這個近似古龍《多情劍客無情劍》(主角是「小李飛刀」李尋歡)中百曉生兵器譜的排名，是很難批評抬槓的。一似讀者將15部金庸小說的成績排名一樣，見仁見智。雖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金庸小說至低限度在武俠小說這個文體是無可置疑武功天下第一的武林盟主。

兩封「陳世驥書信」的對象是金庸本人，行文措詞已算是「古文」那麼深奧。筆者早在1994年刊行的拙作《總論金庸》就有專章解說這兩封信，拋磚引玉。倪匡評金庸小說「古往今來，空前絕後」，看官即使同意「空前」，卻無法見證是否「絕後」。陳世驥的「今世猶只見此一人而已」也在說金庸最好，而範圍收窄到「今世」，年輕讀者或未能理解這「含蓄」的定論。筆者借鑑前輩的名句，便說金庸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小說家」，這就清楚明白得多了。而且有向整個江湖下戰書的「Hidden Agenda」(隱藏動機)，假如有一位研究現當代中國文學的高明君子要題名哪位小說家挑戰「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名號，潘國森自付都有應對辦法。



百家廊

無窮思念化寶藏

父親的離去讓人覺得突然和不能接受。醫生、家人一度抱有希望，盼奇跡出現。因為你非常配合治療，十分堅強，始終在抗爭，思維非常清晰。每次打針吃藥理療你都忍住莫大的痛楚，你怕麻煩他人，一次次對醫生、護士、護工說謝謝！護士說可惜不能設獎，不然要評你優秀病員。護工阿姨說，第一次看到這麼堅強有禮貌的高壽老人呀！

我們家樓下的鐘錶師傅、裁縫師傅、理髮師傅聽到噩耗，都非常難過。他們說你退休30多年，每天定時鍛煉身體、看書看報和寫作。你心地善良，願意幫助別人，總記着人家的好。他們都愛過你的資助。你關心疼愛他人，他們也真心地關愛你。他們和你拉家常掏心裏話，看你上街提物歸來趕緊替你接手、攙扶你，親如一家。你是好人。大家都這麼說。你住院他們都探望你、牽掛你。你的離去，他們都深感痛切。

你豐富的從業經歷，執着的敬業精神，退休後企業請你編撰《郵電誌》，你比上班還忙。廢寢忘食，嘔心瀝血並非誇飾之語。母親說你一輩子只懂上班、看書和寫作，家務事一點也不會。這是千真萬確的大實話。

因編撰《郵電誌》成效卓著，你又被龍岩市方志辦聘請參與《地方志》、《龍岩年鑒》的編寫。歷經寒冬酷暑不知幾載，大功告成，你常將一些史實資料與故事披露報章，不知

不覺你耽灑於史志工作竟然幾十年矣！《閩西郵海拾遺》這本書就是你的心血紀錄。

閩西赤色郵花在史學界、集郵界久負盛名，而其發行時間、設計者、印刷地、圖案上鑰匙倒置之謎，一直籠罩着神秘面紗。你從浩繁的史料裏理出一縷縷線索，通過深入查訪終於找到了當年的印刷工人，確定了郵花的設計者和印刷地點，除了郵花的具體發行時間有待進一步認證，其餘問題都得到史學界集郵界的認可，成為公論。可貴的是這些研究發現，你樂於分享提供他人。有人把你的研究發現說成自己的東西，你大度一笑並不計較。你認為只要史實不被湮沒，就盡到了責任。你執筆的文章也常把別人的名字署在前面。

在編撰《郵電誌》時，你搜集到中華蘇維埃郵政總局收發科科長郭渭南烈士的資料，你敏銳地察覺資料十分可貴，旋即轉送黨史辦。黨史辦的同志看了這些材料如獲至寶。郭渭南烈士的感人事跡和英名從而列入《中共福建黨史人物辭典》，你在病中又詳細地敘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紅色新羅》刊登了這篇文章。當書本展現你眼前時，你衰弱吃力地看着，臉上露出笑意。我說，爸，這是今年你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你還會寫很多很多的。你點點頭。不意，幾天後你就離去，這竟成了你最後的著作！

噩耗傳出，親人、同仁、友好紛紛

悼念。原龍岩縣郵電局局長、書記，你的摯友谷美志寫詩哀悼：「得報先生駕鶴去，生離永別總懷縈。從郵一世上功勳著，驛史閩西論證人。志趣相投成友好，切磋每每令吾驚。輕言妙語猶猶耳，今送西行且慢行。」老詩人蔣根發的輓聯寫道：「想見音容空有淚，欲聞教誨杳無音。」原龍岩市郵電局局長、省移動公司原副總經理邱濱玲唁電：「驚悉邱老仙逝，不勝痛心！閩西郵電失去了一位最準確、最全面的見證人和記錄者！」

敬重你的晚輩謝小平、羅鐘玲如是說：「百歲老人邱梓松不幸去世，謹表哀悼。他在閩西郵電工作幾十年，非常忠厚的人。對閩西郵電事業有很大貢獻的人，大家會記住他的！」而你培養的年輕一代郵電員工也含悲哀哀：「聽到老邱叔去世消息，心情悲痛，熱淚盈眶，頓時腦海浮現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他是那麼和藹可親，就像慈祥的父親，給予剛參加工作時的我，生活上無微不至的關懷，工作上耐心細致的幫助輔導，在他身上我學到了很多很多……今天，我敬仰，深切懷念老邱叔，遙送他老人家一路走好。陳月英於福州深深鞠躬！」

眾人發自心底的誠摯懷念，讓我熱淚盈眶。短短的篇幅難以盡說，這些細微片段已充分體現你的做事為人，你留下寶貴家風。走好吧，父親！謝謝你留給我們無盡的思念，謝謝你留給我們無盡的寶藏！

東湖櫻花園的五重塔

子出現在眼前的。

塔有5層，每層的塔翼有4個，每一個塔翼都比我們經常看到的那類佛塔的塔翼更長，彎彎地向外翹着，塔身卻不及正常佛塔的塔身粗壯。所以，這座塔乍看之下，像是只有塔翼沒有塔身，十分纖細。而每一層的4個角都對得很齊，令整座塔有種工整纖巧的感覺。我立刻就想到了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在這部小說裏，有一座叫做金閣的佛塔，主人公將自己出軌的母親、多病的父親，還有結巴的自己都躲藏在這座塔身的陰影當中，讓這座塔充當一個完美的精神力量——可以原諒一切，解釋一切。當前這座塔也有這樣的效果，它的工整完美得似乎蘊含着一種精神力量，令遊客的喧鬧安靜下來。

這是不太常見的。通常在人多的時候，任何景點都會喧鬧浮燥。而且，這種喧鬧不是夜市那樣充滿煙火氣的喧鬧。在夜市，下班的人有一個覓食的目的，他們的眼睛會搜尋着道路兩旁的飯館、路邊攤，人雖則在移動，心卻很定，因為知道很快就要坐下來吃東西了。如果在一座老城，

道路兩邊的樹木高聳入雲，路邊支着的椅子上閑坐着聊天吃飯的人，那一派景象中的鬆弛感更強。景點的遊客卻不一樣，他們毫無目的，景不打算停下來待一會兒，因為不知道接下來還有什麼好玩的去處需要遊覽。等到終於匆匆走過一圈，又像什麼都看過了，懶意再走回頭路。所以但凡景點，總像是個過客雲集之所，再美也因為它的流動性而大打折扣。

不過這座櫻花海中的塔讓游人安靜下來。它那樣精緻工整，就像最完美的藝術品，出自於最安靜的匠人之手。遊客也會因此受到感染。更何況，東湖櫻花園為了突出這座塔，還圍繞它設計了很多景觀。首先是一面離它很近的湖。湖上有座紅色木橋，走過去就可以接近塔身。但最美的觀賞地在湖的這一面，遠遠望去，塔身映在湖中，就像一幅印象派的畫作。再遠處，還有一座空中棧道，也是專門用來遠眺這座塔的。於是，這塔就更生動了。

東湖櫻花園有兩個主角：滿園的櫻花和一座五重塔，櫻花代表綿延無盡的詩意，塔則是令人寧靜的靈魂。



翠袖乾坤
余似心

葡萄牙藝術家編織出夢幻世界

香港踏入藝術月，到處呈現本地和國際的獨特的藝術裝置和展覽，令人目不暇給，多了眾多打卡的好去處，一時間香港七彩繽紛，成了藝術之都。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葡萄牙視覺藝術家Joana Vasconcelos在香港首次個人展覽「Artis Tree Selects: Enchanted Forest」，能在香港欣賞到葡國藝術家的展品機會不多，初時聽到是以布料編織物為材料，不寄予太大希望，但進場第一眼已令眾人嘩然，這無異是夢幻的童話世界，美得讓人忘掉了現實，樂在其中！

Joana的展覽有兩組作品，一組在太古坊Artis Tree內，乃結合紡織、燈光、裝置藝術等元素創造出閃閃生輝的萬花筒，讓參觀者有瞳孔放大的喜樂體驗。在漆黑的環境，造型各異的彩色圖像編織物點綴着不停變化的光，滿場成了一個世外桃

源的森林，以多重體驗啟發參觀者思考藝術與環境空間的關係。她的作品聯繫空間、人類與身心靈的意念，並產生共鳴。

另一組作品則在太古坊二座，也是以編織物為材料，旨在讓觀眾感受一場超越空間限制、結合幻想的藝術體驗，開展一場與城市和社區的對話。

Joana表示：「我希望參觀者沉浸在一個與別不同的空間中，感受當中的幸福和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創造一個令人驚嘆的時刻。藝術扮演着引導的角色，打破空間的刻板印象，引發源源不絕的潛力與幻想，喚醒人們對空間與生活方式的看法與認知。我希望透過藝術注入生氣，連結參觀者及社區，共同探索日常生活帶來的美好。」

Joana在國際藝術界享負盛譽，她的作品曾在全球多個知名博物館展出，最近更被《衛報》列入「2023年最佳藝術與建築」排行榜第二名。

展覽即日起至4月28日展出，免費入場。如欲參觀，可透過太古坊網站或太古坊的應用程式登記。



◆葡萄牙藝術家Joana織出的夢幻世界。 作者供圖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奇葩收費和選擇權

翻報紙，看到有人憤怒聲討西班牙度假勝地Seville的有些餐廳開始加收「陽光費」——即若想在餐廳的露天座位用餐，需要多付10歐元。聲討人氣鼓鼓，覺得奸商們竟然把「大自然的恩典當做私人物品」，字裏行間都傳遞着被冒犯的憤怒、萬分的委屈及對店家的不解。

同樣感到不解的還有小狸，因為想了半天也沒弄明白這套邏輯的立足點在哪裏。店家只是浪漫到嘴賤，取了「陽光費」這個並不恰當的名字，但整件事和陽光其實並沒有半毛錢關係，它只是簡單的市場經濟下的供需調節而已。

在氣候宜人、陽光明媚的度假勝地，坐在戶外沙發上邊吃美食飲小酒邊曬太陽賞路人很明顯是更高一級的愜意，是更受歡迎的項目，以及會擁有更大的需求。在供應不變的情況下，價格自然會隨需求上漲，就好比高鐵的一等座、飛機的頭等艙、星級酒店的總統套，都會更貴一樣。

至於陽光和大自然這件事，就更無須多言。店家沒有剝奪誰曬太陽的權利，只不過，接受價格店裏曬，不接受價格店外曬，遵循現代社會遊戲規則，沒有「既要、又要」而已。

這時，小狸忽然覺得聲討者有點可愛了。對方只是個有點滑頭的商家，

就被氣成這樣，而若見到真正的「奇葩收費」，又該如何？

那在小狸眼裏，什麼才是真正的奇葩收費呢？舉幾個例子：

廣東東莞一所學校通知家長，學生午休要收費，等級分3種：床上睡680元、地上睡380元、趴桌睡200元；桂林一所中學要求家長來免費給學生上晚自習，來不了的，繳100元；杭州一所小學，每個學生的校服達到40件，製衣費需繳1萬元；江西某公立學校，僅一個月就收了5次雜費，名目分別為：「陽光費」這個並不恰當的名字，但整件事和陽光其實並沒有半毛錢關係，它只是簡單的市場經濟下的供需調節而已。

所以，是否奇葩收費的一個關鍵就是能不能選擇，如能選擇就都只是商業談判中的正常一環。

10歐元的「陽光費」若嫌貴，大可扭臉一走了之，事後還可在報章上吐槽一番以洩怨氣——小狸雖不贊同某些觀點，但卻捍衛向人說話的權利。但如果對方身處壟斷地位，甚至手握公權，那這就不僅是奇葩收費，更是「人質經濟」，你除了配合，無從選擇。



信而有征
劉征

我其實一進東湖櫻花園的大門就被右手邊的那座塔吸引了。那不算一座特別高大的塔。不像大理的三塔寺，或者曼谷的鄭王廟，遊客還沒進去，大老遠就從外面可以看到幾尊巨塔聳立其中。東湖櫻花園的塔在外面是完全看不見的。甚至在進去之後，你一下子也不會注意到這個景點。最先引起遊客興趣的會是一塊石頭。跟很多公園一樣，這園子也在剛進門的地方立了一塊石頭，上書「東湖櫻花」4個大字。大家既然來了，當然都要在這裏留影。所以這個入口就被擠得水洩不通。正在這時，邂逅就發生了。你剛已拍完照，還在漫無目的地四處打量，準備找一處方向開始遊覽，這塔卻從天而降。它先被前周圍的櫻花樹擋着看不到，這會兒，一旦離開人流，它就是最吸引人的。那感覺就像是坐飛機，一個正百無聊賴地看向窗外，卻看到雲層當中冒出一個塔尖，剛才還變幻莫測的雲朵立刻失去魅力，你只一股腦地打量起這座塔尖，尋思着它到底是從哪兒冒出來的。東湖櫻花園的塔就是這樣一下